讀左補義 定公 哀公

列

口 12
3126
15

3129
15

讀左補義卷四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埰 校
埴

定公二

經 丙申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杜解）蔡爲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於越入吳（發聲也劉傳於越其自稱者也故魯歸之粟○於越入吳越者中國人稱之會通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故止書越）○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按中原方臣只務私利）

傳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杜解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

乘吳破楚而爲王除患劉子卒矣蓋萇宏之謀也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也急矜無資歸義春秋魯史也凡有事不言主名皆魯事也

趙木訥曰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魯南逼於吳以徐爲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安得不賑蔡以悅於吳也方望溪曰歸粟必壤地相接水道可通魯歸蔡粟以淮也告糴於齊以濟也泰輸晉粟以河也若齊晉宋衛則但能歸蔡財安能輸粟哉

越入吳吳在楚也

想見傾國師行越乘其虛知吳人救患之摯而越人助楚撓吳爲可惡也

猶然道本

仲梁懷可謂鄭注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是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於房補正疑即防字子卬作昌

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陽虎將以璵璠美玉君所佩斂仲梁懷季氏家臣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世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疏云玉藻云君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是元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氏季也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爲君不欲使僭疏云家臣謂季氏爲君既葬桓子季孫斯意如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爲下陽虎囚桓子起

經卒意如猶之卒仲遂也若曰斯人也而得保首領以沒乎傷魯之失刑也然陽虎之亂駸駸萌動矣佩璵璠以

祭儼然國君意如罪案又補前傳所未及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猶法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至而子蒲子虎子期子西皆賓客

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今河南桐柏縣境吳人獲薳射夫而還稷沂皆楚地按稷

於柏舉其子帥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湖廣隨州西南楚地按從吳伐楚故按趁勢滅唐楚人稔惡如初子西何嘗自反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自立爲吳王號夫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傳終言之按夫槩奔楚爲堂谿氏以不窮追逃王敵也河南遂平縣西有堂谿城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地名按湖廣巴陵縣東有麇城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亦

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吳又戰於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因音奧罷楚大夫闔奧罷請先遂逃歸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薳公諸梁沈尹戌之子子高也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吳不待而歸楚定臧棄母而歸薳公終不正視不義之

前五戰入郢今五敗歸吳是吳子傾國之師不過爲子胥蔡侯報仇而已夫楚之惡稔矣靈之凶暴平之獸行鄢費之讒賊囊瓦之貪殘楚民如權湯火闔閭興問罪之師一舉滅之除其凶而施以仁政猶解倒懸也楚之民即其民楚之地即其地秦師五百乘有郤之走耳包胥何能爲乃入郢之後虐之使叛夫槩等尤貪暴不仁軍士剽掠四出

楚公子申不免禁禦則吳兵虜掠已甚一結不是秦諸梁正見五歃而還之故

無復隊伍是以秦人得乘其驕楚人得鳩其衆而吳無一卒可用也無他鬬鬬爲弒君之賊子胥不過借以復讎而桓文之業豈所望哉或曰救患聖人所予也楚亡而秦救之尤足美也何以不書曰楚周之封豕長蛇也虎入於阱而出之使噬人伊誰之咎是以畧之也　秦自襄二十六年爭要之後未嘗出關至包胥乞師猶豫未決絶不類穆康以下一呼而輒應也感使臣之義秦師一出自此至絶筆從未記秦一事蓋其君相深讎於二陵暴骨之慘亟結楚敝晉之危凡開邊喜功之臣屏斥不用寢兵息民以耕以牧故數十年至戰國而秦之强遂甲於天下人以爲商鞅開阡陌爲秦人富强之始吾以爲此日之養精蓄銳乃

其富强之本歟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陽虎欲爲亂惡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於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季氏族）已丑盟桓子（亡角反）傳言季氏之亂（宮說平子所以能逐君皆是家臣姑皆奔齊（强悍勇知之人爲爪牙可知陽虎者實宣力焉而不知其利在前其毒在後）

不狃但告以逐仲梁懷未嘗欲其并桓子囚之也且意如之辛將以脅璠尊之突然其子見囚越十二日忽殺忽盟忽詛忽逐隨意所施三家比肩之甲猶在否而拱手聽命噤不敢出聲斯何爲哉蓋意如施於略公者虎默識之故諸傳以詳明見奇此獨以含糊入妙使後世賊臣視之不

家臣囚其主

家臣盟其主

馬云平子逐姑皆奔君其報乃在墮子其難乃在不知其利在前其毒在後豈

寒而慄

閭吳人之爭宮也領起後

楚子入於郢吳師初闔廬入郢已歸

用王之奔隨

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

也王之在隨

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江夏竟陵縣有臼水按今在潛漢川縣藍尹

也以爲章法

亹連類叙之

亹楚大夫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安定也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

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過也

一筆提起九人而王孫圉

王孫賈宋木

鬬懷不叙其

事子西子期

不叙其賞詳畧明暗極其錯綜

儲云賞國之典也胥逃賞

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

鬬懷九子皆從王子西曰請舍懷也弒王也王曰大德滅小

有大功者

事子西子期

怨德滅弟之怨歸義楚昭不以

以兄之德滅弟之怨

國之功何人不爲之致死申包胥曰

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

諸子旗謀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

欲無厭乎王殺之在昭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

誰當賞者惟鬬多受少厥幾中道

芈鬬曰所以爲女子還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

樂尹司樂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與服以保路國於脾洩失王

大夫

恐國人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疏

云子時子西蓋假稱王接脾洩楚邑近郢都今荆州府境闖

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

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疏云政爲城

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

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音而視之背

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

吳以入郢而爭其後誅忠直信讒人事事驕溢楚以歸郢復國有賢臣也

盈懼錄忠良棄舊怨事事脩省正吳楚興亡關鍵也闔辛

料吳之言深中吳人病根傳大書於楚子入郢之後以見

楚人歸國亦由吳釁可乘非盡秦人足以制吳之强以深惜吳人之無以成功也入郢提起以下賞功棄怨夾敘藍尹亹是棄怨九子是賞功闔懷是論功棄怨而申包胥趙然諸功臣之表逃賞不顧子胥知此安有屬鏤之賜乎末段述由于事正以形包胥之高子西睥睨之事急難中以鎮人心不虞由于之爲口實也或謂子西之過非也國破君出身爲大臣苟利社稷遑顧其他子西之忠於斯益見然昭王回高出於衛成之殺叔武鄭成之殺公孫申矣晉士執圉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 丁酉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社解游速太叔子斯執元公成立）○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自起魯無君將者八十年魯君無

思云季孟在魯如虎狼而陽虎驅之如補注杜氏知匡歸晉者以非鄰國不能有其地也

無兵三家之事也魯君之再有兵陪臣又强而三家不得專也○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城公爲晉懼而城之簒傳公宮之城也簒疏陽虎托於懼齊鄭而城中城挾公以自固耳○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于齊故圍之程氏曰此叛季氏而歸齊也簒疏是昭孫齊所居而孟孫爲季氏伐之者以不忠敎鄆久矣

傳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按鄭久艷許而許庇于楚至此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則似又楚存之也簒通此鄭叛楚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許叛鄭而齊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霸

二月公侵鄭取匡杜解鄭地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周儋翟因地鄭人以作亂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

於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衛嬖大夫追之公叔文子公孫發之遺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鞅公子之將以爲之質爲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棄之舒鼎衛文公成之昭兆龜寶定之鐘鑑鐘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舒鼎成之昭兆龜寶定之鐘鑑鐘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老矣輩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覆舊德無乃不可乎犬娘文王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

三家出入俱制於陽虎苟非公叔文子念及周公康叔季孟其危乎鄭黨儈翩再亂王室魯爲晉討鄭勤王之師也傳宜張皇而但寫三桓之衰不詳勤王之美蓋此舉陽虎爲之也不與陪臣之專執國命假公濟私故經書侵傳體其義而略之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鄭俘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之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疏云諸侯聘鄰國其於夫人皆一使兼之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陽虎兼享之虎使桓子報晉君懿子報夫人晉人兼享之復兩設禮孟孫立於房外肩隨之間傳神

馮云上節言簡侯使追之此節言晉人兼享之虎之計得矣其如晉公叔晉范獻如見其肺肝何兩兩對寫各以陽虎使三字爲眼目

立於房外肩隨之間傳神

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稱先君以徵其言若

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

閒陽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孟懿子作隱語反語以示范鞅若極譽陽虎而胸中有多

馮云楚國惕亡不總束于後而揷黜于卩加文以敗反歃于西之敗紀史有力

少受制之意范鞅三家之黨也孟氏何不以陽虎之害明告除之范鞅既知魯患陽虎何不爲魯執之而皆不然者虎黨趙氏六卿互爲牽制卽范獻亦不能爲三家謀也故虎卒奔趙氏

四月巳丑吳犬子終纍闔閭子夫差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軍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予遷郢於都林歸改都爲郢故曰遷郢于都而改紀其政林歸改其政而新之紀其政而理之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是吳極盛楚極衰而兩國轉關之機已伏楚轉關處全在一曜字定楚國只改紀二字功與包胥相埒然其殘滅好殺素性則然

周儋翩子朝餘黨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爲戍周起也按負黍今登封縣有負黍聚狐人今臨潁縣闕外今洛陽縣南俱屬河南胥靡爲下天王由居姑蔣起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

鄭自子產卒子太叔爲政如晉以王室爲言明年遂謀納王太叔卒鄭無人焉乃黨儋翩而伐周六邑賢者之係於人國如是戍周城胥靡猶見衰晉勤王之功

秋八月宋樂祁告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言告公以與公陳寅之言告之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

范趙之攜離釀于此

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

見溷。樂祁子也。侯溫反。而行以爲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藉上。

獻楊楯。按以楊木爲干楯。食允反。

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

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

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爲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

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

執樂祁。獻子怒祁比趙氏

呂東萊曰。陳寅之謀自精密。可以觀天下大勢。桓文以前。

左氏所載諸侯多自相爲謀。政自諸侯出。故也。自雞澤溴

梁之會。大夫專會。全不見諸侯言語。政自大夫出。故也。及

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如陽虎仲梁懷。公山弗狃。北宮氏之

幸。陳寅家臣事跡言語多見於傳。政自陪臣出故也　前

曰晉之六卿。併爲一局。使其君拱手聽命。不得有爲。諸侯

之難不之恤也。今日晉之六卿各樹其黨。志在併吞同列。

故彼之所睦爲此之所離。諸侯之好惟恐其不離也。李行

簡曰。此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

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爲八年陽虎作亂起。

是時民皆三家之民。虎役之爲公城中城。卒皆三家之卒。

虎使二卿以師圍鄆。而恐三家及國人之叛已。又挾公以

盟三家及國人。皆所以脅三家也。

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蕩。周地。辟儋翩之亂也。爲明年單劉逆王起

虎居之三家不敢有

經　戊戌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杜解)衛地

(林解)于是諸侯無主盟矣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散按諸侯始復特盟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杜解)結叛晉也按今直隸元城縣東。大雩(過)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九月大雩(過)也冬十月

傳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杜解)入於儀栗(周邑)以叛(補注王人叛史例不書)。齊人歸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補注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於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其爲劉單有子尹氏繼惡賢不肖相去如此。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徵名也會於衛(陳傳鄭衛侯欲叛晉屬齊)。

五字括北戎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隰(齊邑)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即沙也爲明年涉佗俊衛侯手起張本傳衛叛晉)。

齊景即位四十五年矣歷晉平昭頃定之世有大機會三皆坐失之子朝之亂五年率師勤王桓文之勳也坐視不救而必待頹惰之晉一也季孫逐昭有志討罪而聽據之受賂終於無成二也王室再亂鄭衛皆叛晉從齊率以討賊易如反掌乃天王出居不恤其難三也失此三會而耄年爭霸再盟而得二國何益哉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蔭至哀元年而伐晉矣。

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孟懿子將宵軍齊師(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

伐鄭設謀一處父曰虎不圖禍而也必死大段備極錬

季孟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敢有心

魯猶事晉故齊伐之且以報鄆之圍也三家敢於仇君父人人得而誅之然在實心爲國者幸而事成固爲社稷之福即計阻謀敗不至甚決裂也若小人之雄志在作亂以清君側爲名而爲自專之謀假令其志得行貽害魯國豈止如三家哉故經目之爲盜而傳屢揭其心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守姑蕴晉籍秦送王

己巳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黨氏周大夫黨音掌而後朝於莊宮

就王南

晉國之衰猶能使籍秦送王覇者之有功於周室也如此劉單再定王室可謂世臣之忠象賢之美王室禍亂魯不與則舊史無其文也本望溪

經己亥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杜解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二月

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集注此曹靖公也自昭二十七年曹悼公卒其弟聲公野立五年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爲隱公四年而弟露又弒隱公代立是爲靖公幸保首領餘皆不書靖公子陽○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立爲宋所滅○冬宋華元華耦來救魯公逆會之瓦衛地按今直隸滑縣東南有瓦岡集○晉士鞅帥師侯柳卒○子閔○晉士鞅帥師侵鄭公越竟○秦伯卒○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而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葬曹靖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結叛晉曲濮衛地按今山東濮州境○晉卜○從祀先公從順也先

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世紀]文之躋僖以父先祖。定公反之。書曰從祀先公。善之也。

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陽虎也。

傳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　杜解攻其門。

士皆坐列　言無反志。

顏高之弱弓　顏高。魯人。弱弓。古稱重。故以爲異。強。

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　按高弓爲人傳觀。故倉猝卽子之。

鉏齊人擊之與一人俱斃　仆也。

仆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殪。死。疏云。偃是邶侯。

顏息射人中肩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目。謂瞋目。

顏息　魯人。

射子鉏　子鉏。齊人。

子鉏死　言其善射。

師退而猛　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後爲殿。傳言魯無軍政。

鄭人擊之與一人俱斃　仆也。

仆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殪。死。疏云。偃是邶侯。

顏息射人中肩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目。謂瞋目。

顏息　魯人。

射子鉏　子鉏。齊人。

子鉏死　言其善射。

師退而猛　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後爲殿。傳言魯無軍政。

士皆坐列是執氷而遊之故習也顏氏二子以射馳名差強人意末寫冉猛正與士皆坐列相應見人無戰志也而

隱有指麾一軍之陽虎在。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　按今河南洛陽縣西北。周邑。按河南洛陽縣西北。周邑。

劉子伐蠆　蠆。周邑。按河南洛陽縣西北。周邑。

劉子伐蠆　蠆。周邑。按河南洛陽縣西北。周邑。

以定王室　定王室之亂。

單子伐簡城　按周邑。

劉子伐儀栗　討儋翩之黨。

儋翩入於儀栗以叛王師　傳終王室之亂。

師卽伐儀栗殼城者儀栗之旁邑。

辛卯朔伐簡城伐蠆。則二邑亦而儋翩遂矣不言勝者越一日又伐簡城伐蠆。則二邑亦而儋翩遂矣不言勝者越一日又伐簡城伐蠆。則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二鞅氷炭晉君贅疣聘臣生死被虐無不寫盡

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子鞅私謂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子。（留待勿以樂祁歸）卒於大行。（晉東南山）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溷子自代。樂祁歸。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晉地爲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陳傳宋叛晉）

趙鞅之言楊楯六十之言也。士鞅之言。不得楊楯之言也。然趙之言情私而義則正。士鞅於未歸欲質其子。既歸則止其尸求成。如此之難。則何如弗之執乎。此人執政。猶荅負山而不自知其不勝任也。

公侵齊攻廩邱之郛。（郭也）主人焚衝。（戰車）或濡馬褐馬以救之。遂毀之。（毀郛）主人出。（林解廩邱人出戰）師奔。（附注賈逵云主人出戰魯師卻奔走而郤退也蓋暫退耳不退杜按）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云猛逐之。（逐廩邱人顧而無繼）僞頓虎曰盡客氣也。（見其顛因譏之）苫越（苫夷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之役。（欲自比僞如）

苫越陽州之役。叙於此者。言廩邱之役。與陽州之役同一兒戲也。陽州暗藏陽虎此則明提陽虎二役皆虎爲之。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晉士鞅趙簡子）趙中行文子（荀寅）范獻子（士鞅）執羔。（趙鞅荀寅疑大國三卿）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禮卿執羔大夫執鴈賀疑）皆命於天子。皆執羔而晉霸重中軍

運書公侵齊蓋三家之師令公帥之耳公爲大夫役吳亦陽虎使之耳公曰爲陪臣役矣

宋及救反多一番酬應

一人執羔諸卿降而執鴈魯於是效之志變古之始也周禮在魯豈羔鴈之沒沒乎

晉師救魯不知其若何兵力爲魯紓患而忽贄以執羔執鴈太平無事之談見其緩不及事不成救也釋經不書救之義

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鄟音專　趙簡子曰羣臣誰敢莅盟。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大夫　衛君者按禮凡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涖之晉簡子誰敢莅盟衛君者一語已授之意而佗何交應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補注）如響然歃語郤含柳便伏殺佗之根總提一筆　衛君與晉大夫執之。捘言及捥者以大夫辱之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　言衛小國可比晉　子對反拖烏喚反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不入公以晉詬也詬恥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故使改卜他公子以嗣之　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爲質于晉　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也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矣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也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三層公告大夫大夫對公正與成何一喉而起反照叛應誰敢盟

晉以求貨失蔡又以羽旄失鄭又執行人失宋今以捘捥

辱衛趙氏意在分晉唯恐人之不叛也衛欲叛晉先激之以易君又要之以質子又進之以行工商使國人受晉害者無不痛心而國人夷然不怒蓋積威所劫也直至朝國人以五伐我相詰國人始無異言傳極寫叛晉之難所以深著晉人之罪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士卿周報之陳傳自晉屬以來王人會伐衛遂侵衛討叛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六年鄭伐晉欲假王師討貳而以報伊闕爲名不書成子不與其假也然至此晉公室卑六卿各圖其私不肯盡力於國事凡公討皆少有侵畧而遂還耳季本以書侵爲義不足以服人非也說本鄒溪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爲晉討衛

陽虎方媚晉以自固故爲晉侵衛

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之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順祀取媚孔蔿子代蔿子審定昭穆祭之是以稱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辛卯禘於僖公僖公是并取先公之主宜上徙太廟而食今上世之主下徙僖廟亦非正禮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亦然補注傳見議不在禘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邑戒都車者戒不書禘壬辰夜殺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孫之兵入援也

此分三段讀戒癸巳以上是虎作亂陽氏敗以上是魯處父救亂以下則叙其敗後事也虎欲去三桓以張公室爲名故動不出等傳而禘爲用禘禮也就僖廟爲禘者但點已更孟氏一語直揭禮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遷徙僖廟亦非正禮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亦然補注傳見議

其謀莊閟只此微露消息

虎之失策莫如戒都車于癸巳而壬辰事發致費室不但無從接應處父得計莫如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而成人圍人皆得爲援此成敗之關也

驚入

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陽虎前驅壬辰先癸巳一日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測我咋音乍嚙也有恨意不但無從接應注訓暫非也處父得計莫如與孟孫以壬辰爲期注語聲也欲使林楚免己於難對曰臣聞命後猶晚也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名也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至孟氏選閽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孟氏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馳也陽越殺之不中築者鬨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叔孫不敢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活反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名死而得脫也從者曰嘻懼聲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虎欲因亂討季氏以强孟氏畏陽虎欲殺桓子氏以辨猶辨言不敢殺也孟孫懼而歸之季孫辭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周編

前爲亂告魯廟此敗後告季廟悉應有情以叛字歸結陽虎

所也然欲殺季而順祀先公何也蔣僖一事魯之臣民素知其謬正二公之位以快人心使魯人知已之舉動皆爲君臣大義起見而因以誅季孫黙告先公以祈神之佑也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也不知經書謚書葬無異辭則其祔廟久矣季氏不敢不成其君之喪欲溝公墓猶懼自旌況敢黙其主於廟哉且以兄終弟及爲名而立殤宮斷無立定而擯其兄之主也傳訓從祀爲順祀則對逆祀無疑矣然則何以不直書祀閔公僖公蓋經不書禘於僖公使直書祀閔僖則將謂專祀二公而合食僖廟之義不著惟書先公則自遠及近合食一堂徧告先公以正二公之位請公命行之時主祭者爲定公則以爲從前逆祀至我公而一正之而怨恫之心庶幾少慰焉此書從祀先公之義也　季氏兵柄操於陽虎季寤公鉏及費宰不狃合爲一黨則殺季孫何藉都車之力惟孟氏當以兵取故壬辰殺季而癸巳攻孟不虞孟之處父早爛其機也要著在備亂之卒以壬辰爲期先癸巳一日恐蒲圃之享有變而豫爲孟氏備兩路伏卒一路選圉人聚於門外門外者孟氏之門外也以築室爲名一路處父自率成人自上東門入皆以備孟氏非救季孫也將如蒲圃桓子俛首登車鈹盾夾之前後無非虎黨而乞命於林楚不知楚意云何及楚以情告而後以適孟氏請道經孟氏怒馬而入孟氏之門而季氏生矣及陽虎敗取重器以出欲追者僅一

公斂陽又欲爲孟殺季可見季之惡貫已盈不特盜欲奪之即誅盜者未嘗不欲殺之也聖人作春秋以爲家臣叛主天下之大變然以之討亂賊不足爲變也爲魯討亂賊天下之大功而盜之所爲不足爲功也所可惜者夏后氏之璜寶玉也封父之繁弱大弓也爲成王分魯公之器一旦爲盜竊之耳故叛魯出奔皆不書而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此聖人書竊之義也

鄭駟欽（駟乞子然。嗣子大叔爲政（爲則年殺鄭析張本。）市專反。）

子太叔卒於四年之春其子速繼之而滅許叛晉黨翟（翟以伐周邑）周種種謬戾至此則政及於駟欽云嗣太叔者言欲繼其父之善政而更其子之秕政也然亦以此爲名耳

終

讀左補義卷四十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康 校
塤

定公三

經 庚子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日拯嘗黨僖罪人也○子 ○得寶玉大弓（社解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聲公勝立之會適是年孔子年五十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六月葬鄭獻公三月而葬速○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測義伐晉經書次或以爲諱伐盟主則襄二年齊遂伐晉何以不諱或以爲春秋重絕晉則文元年衛人伐晉亦何以不重絕晉蓋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不敢訟言伐之不以伐告也按杜云諱者二國自諱之也五氏晉地○秦伯卒（孫惠公立 ○冬葬秦

傳九年春宋公仲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往解〕向戌曾孫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樂祁之謂桐門右師出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子明舍子明逐之疑參云桐門宋北門特表出之明非同居者劉說非是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其子明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按一語刺心遂成深仇可以爲鑒而宋景之憒憒可知樂祁被執客死宋臣俱有懼心大心所由僞疾辭使也而作樂擊鐘忘族人之喪并忘辭疾之事矣然向巢出逆而子明安處朱可亭云父喪不逆尚有人心耶曾子問君薨於外則子從柩入君大夫士一節也不待衰絰有子而知溷之忘親矣傳言末世士大夫鮮克由禮人子道舛宗族誼乖於宋臣見之

俞云論事說詩道理風韻俱妙

鄭駟歂殺鄧析鄭大而用其竹刑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故云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疏云鄧析不爲私作靜之罪當死之罪駟歂不矜免之耳刑書而殺蓋別有當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彤管赤管筆詩執管筆施何以告之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取其忠也詩廓風也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存身故用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詩名南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薇芾甘棠勿翦勿伐名伯所茇也茇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

晉在紂外

能矣。

陸貞山曰。今世有鄧析書。曰無厚轉辭者二篇。大抵商鞅韓非語也。其云竹書將非此類乎。子然殺之。何謂不忠。子然之不忠。在用竹刑爾。刑書子產所鑄。叔向但於大本上相規。至其書之中正平允。無可置議也。鄧此時秕政紛紛。子產之典型顛覆殆盡。國人不服。思嚴刑威之。故以刑書爲未盡善而用析之竹書也。析私制刑章。又有邪行。皆屬可殺。未有人邪而書則正者。傳以邪字坐實鄧析。詳言既用其書。便不當殺其人。言外使見其人可殺。其書必不可用。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

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物以有獲。若麟可爲人用者。得用焉曰獲。用器物之成器。得用焉曰獲。

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邑門。陽關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

齊侯將許之。左衽。齊因虎以討季氏。正火起師驚乘之而出。畧用詐謀。便已遠死。

鮑文子諫。張吾紀綱。以鮑國諫曰。臣聞之。禮。張君臣之分。復其上下之禮。文之業也。桓文之伐。此桓文之業也。名而立之。至今七年。齊人名而立之。至今七年。魯人名而立之。至今七年。魯人名而立之。至今七年。魯

小小詐謀只是一竊賊行徑

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刻也。其軸〔林解〕使麻約而歸之欲絕追載葱靈。轜車名。疏云。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葱中豎木謂之靈。葱。初江反。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因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伸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宮說宿德重臣。詐謀入不得。公由不知以費叛。名孔子。當在虎奔之後。未幾孔子用魯。晉無人故也。按史記。經以盜書傳於前篇。永嘗明釋之。至此乃述鮑文子之告齊侯者。始知虎所謂張公室。乃詐謀也。欲殺季孫以利魯。爲名。乃欲傾覆之者也。在魯則魯疾在齊則齊疾。其言爲盜竊之而我得之也。非能追盜奪之亦非能誅盜有之見魯無人耳。末敘其逃而獲。獲而又逃。皆盜中之猾賊。適趙而知趙亂天下未有盜入其門與之相暱而不共引之爲盜者。皆釋經書盜之義。

秋。齊侯伐晉。夷儀。爲衛討也。倣無存。齊人之父將室之。爲取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門屋雷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登衆使後。而己先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林解〕謂書讓衆而立於城之左。已讓衆而立於城之右。使登城者盡終。而後下入城。蓋彌恐書先下。故又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亦讓也。書與王以倡衆之功讓之。接絕。盡也。中間敘衛侯之勇與齊猛。戰訖共息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曩者之難。今又難焉。臣相映不特。取勢寬展亦見晉實不德。與國成讎無釁。是當胸之皮。驂馬之首。當登城之難。今又有王猛之難。孔歛甲起。欲擊猛。〔林解〕言昔者。怪齊景之欲隨服馬。則書先而猛器後。所謂先。謂先於衆。非先於書也。何伐也。後段酬難之有。杜云。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按晉車千乘在中牟。夷下文克城而驕。則齊師已入夷儀矣。

此二國次五氏傳以齊侯爲主。齊景爭伯故重勇力。倣無存以先登倡衆。書彌二子繼之。遂克夷儀。後之加禮無存。正以倡衆之功也。中間敘衛侯之勇與齊猛。戰訖共息。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曩者之難。今又難焉。臣相映不特。取勢寬展。亦見晉實不德。與國成讎無釁。是當胸之皮。驂馬之首。當登城之難。今又有王猛之難。孔歛甲起。欲擊猛。〔林解〕言昔者。怪齊景之欲隨服馬。則書先而猛器後。所謂先。謂先於衆。非先於書也。何伐也。後段酬難之有。杜云。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按晉車千乘在中牟。夷下文克城而驕。則齊師已入夷儀矣。

上二段極寫伯之急

王猛不見愛賞以猛實無功耳

讀之神妙儀也。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索隱曰。此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按今河南湯陰縣西有中牟城。晉師干寒以救夷儀。何至邑爲齊人次於中牟。逼不進。想見晉卿之憤惰。衛侯將如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卜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逼不進。想見晉卿之憤惰。衛侯將如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卜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

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林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諸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呂說。衛君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晉甲兵之多。亦不能當。人不可不立志。按君在最着眼。言君受挫。手之辱。舍死向前也。齊師克城。儀。而驕其帥。書。東郭叉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既得夷儀。又與衛伐五氏。爲晉所敗。齊敗知衛師亦退。齊侯致讒。媚杏於衛。接媚當在河南禹城縣。杏當在博平縣。齊侯賞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皆幘而衣貍製。皆。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按說文引此傳作幘。傳寫誤耳。言齒長而白。是也。今本作幘。是也。今本作

親御輪三推于高國之門其榮若何

相當也。補正謂巾髮之幘。以帛爲之。非也。蔡邕獨斷。幘。古者賤執事不冠者之服。書爲元帥。當章弁服。上下均服。無不冠而幘者。漢輿服志。謂古有冠無幘。幘始於漢。從杜爲是。疏云。月令。孟冬始裘。今與哀二十七年。未寒而裘。在軍臨時所須。不可以常節約之。幘。齒。非音策。又音責。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睨子。孔疏。戎事上下同服。書雖爲元帥。軍衆之內。齊侯容或不辨。故使視之。賞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敗之罪。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附注。犂彌與國之人。新爲齊臣者。故書謂之賓旅。猶后子曰。歸義此二人讓登爭先。而是異國。子干爲羈也。乃賞犂彌。論功處後。士君子愧死。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縗之。縗。衣也。比殯三加縗。深禮厚之。疏云。初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迭與之犀軒。卿車。與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盡哀也。君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測義坐。膝坐。

斯時晉卿專國。君若寄生。齊景奮然伐之。拔東郭書於下

僚使之主兵已親將焉齊世臣如高國陳鮑皆畏晉不敢爲而公以討晉亂臣自任豈非盛舉哉衛靈爲趙鞅所辱視亂臣爲仇讎不可謂無志矣斯二君者克此心以用賢治國繼桓文可也乃齊景於衛之助伐則報以三邑於彌之先登則予以上賞於死事之敝無存卽晉襄之於先軫無此異數欲以招徠與國激厲將士其卒至於無成者以末有餘而本不足也儒者乃譏二國之伐盟主聖人諱之夫文襄以來恤災救患戮力中原今日國祚將爲亂臣所移世受其德者皆袖手不一顧而齊衛二君攘臂與爭其扶盟主也大矣聖人方取之又惜其不能直聲其罪於諸侯而不成伐也尚爲之諱哉

經辛丑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解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平故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汝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賈疑齊歸三邑杜注皆汝陽明王廣泛云汝陽與鄆讙龜陰異地議杜合一爲非極是但以汝陽爲齊地并議左氏則失考矣按僖元年賜季氏汶陽之田鞍之戰齊人歸侵地經書取汝陽則八年春晉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於齊季文子曰敝邑之舊也則汝陽本魯田爲齊得者故茲無還欲其反我而齊人來歸邱用陽虎竊以奔齊者原非反我汶陽也安得謂左以三邑爲汶陽乎○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　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地闕詳說三國復爲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與也本義宋卿大夫數日間五人逃去君誰與處○彄苦侯反

馬宇坰曰齊人變計而修好非畏魯也能用聖人耳

孔某相一篇之綱下分三截總以孔子爲主

聖人用魯四國從風齊景御慕早在未會之先而誤聽小人以兵試之聖人應之裕如諭之以禮玩一遽字實是羞對

傳十年春及齊平（陳傳魯叛晉自齊五氏之役諸侯始伐盟主及齊平則魯從之矣）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解）即祝其也（補正在今萊蕪縣舊說齊靈公滅萊萊氏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孔疏相會服註在東海祝箕縣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儀也（方解）魯恃晉而結怨於齊數世矣雖新與齊平知其必以惡來故使公試其危而三桓不敢相也何記此篇孔子皆在會故（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撃萊人兩君合好而裔以制反）夷之俘（遠也）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爲不善）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去萊兵也）遽辟之（辟嬖亦反）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茲無還揖對只合如此子產所謂國不競亦陵也）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孔丘以公退（孔子以公退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聖人史記景公云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俱在此一遽字中）丘曰（梁丘據齊臣）事既成矣（會事）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象酒器犧尊也嘉樂鐘磬也疏云鄭衆周禮註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皆謂三禮圖犧尊畫牛象尊畫象當尊腹上畫牛象之形犧許宜息河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二反）君辱棄禮名惡子盡圖似穀者言享不具禮薄若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盡圖（秕音鄙稗皮賣反）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倒者次魯事）

夾谷之會先儒謂傳欲尊孔子故張皇其事聖人存神過化齊侯自然心服初無籍於兵力也愚謂孔子用魯左氏多矣要以左氏爲正

聞見最真不比所見異辭之尚待考證也齊搆釁自定七年始蓋齊景背晉爭霸鄭衛已服魯獨附晉八年公兩侵齊齊報伐九年又侵齊與國齊魯之怨未有深於此時也孔子用魯乃與齊平積嫌未化犂彌方以勇力聞諸侯故三家不敢行而以孔子相猶齊師伐魯季不敢行而以冉求帥師也或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司馬輔政遼人戒其邊吏曾謂聖人相魯乃不逮是夫道大莫容用齊而讒在楚而謗墮費叛圍成抵教化未行難必人必俟變彼齊人者以爲孔子從容行禮必無兵備即用魯曹沫劫齊桓故智豈知君行師從備之已早乎或曰燭之武能解鄭圍展喜能却齊寇何至以兵刃爲威不知秦齊

顯然舉兵故武與喜可以從容開諭若好會之間變生倉猝成敗不能一瞬故先奉公以退命士兵之阻遏兼人使不敢前然後以大義開諭極言其不可使之立時救過此正聖人知勇兼至運用因心事出萬全之至也或又曰三百乘從是邾滕視魯也使齊歸田魯爲齊役矣竊謂桓文迭霸魯何役不從平時則納其貢賦出師則從以車乘是時齊多侵魯田陽虎又以鄆讙龜陰奔齊魯地日削夫子使之反侵地地之所出足以當三百乘之賦即以是爲貢賦之額孔疏言之矣當此極重難反之勢而必申明王制較之從俗但使王道行周室尊則其風自息不亢不卑因

時制宜非聖人其孰能之是以齊人服義有三邑之歸也辭享一節與梁邱據言者蓋齊以據相禮故夫子語之聖人無不可與言之人也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爲報）初衛侯伐邯鄲午（晉邯鄲大夫按今直隸邯鄲縣西南有邯鄲故城俗名趙王城）助齊伐（邯鄲音寒丹於寒氏前年衛人）王氏（孔疏築城于其西北而守之）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午鬬）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孔疏佗以徒七十人旦往門焉佗先至步行門之左右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挾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宮說自古奸人賣人以自脫都如此）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宮說二子以匹夫而辱國君倚趙簡如山岳一旦事勢之變終不免戮）

此罪趙鞅之失衛也報夷儀者報齊爲衛伐夷儀也而又殺人以報宵燔之憾挈深以爲晉凡役皆侵而此獨圍正以趙氏私怨故盡力以求逞也傳於圍衛下插涉佗立門一段衛之人無敢與敵宛然鄢澤之盟挾挽自豪氣象以迎合趙氏之意豈知甫反役而即殺之也傳以一遄字形容涉佗言殺佗之時去挾挽時立門時一瞬耳夫大國討貳至殺已大夫以求成而終不可得前日失衛甚易今日

君必以佗之刃加鞅之首

韓云前此既留死者以求成于宋今此復殺生者以求成于衛何不免戮異斜也

唐云死期至矣猶十分賣弄

涉佗犬也鞅嫉之晉如有

郈之叛州仇致之故以州仇敘起

求衞甚難使當文襄之世豈有是哉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叔孫氏之族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叔孫家臣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武叔之人圍八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劒鋒末授之疏云少儀授其鐶也禮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劒向已逆呵之縛諸豫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子居亂世是非心明大義叔之命故叛而以武叔懿子圍郈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掌工匠之官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賤隸殺公族大夫于朝人授刃劒當以鋒刃自鄉而授其鐶使之故叛而以武叔之命故叛而以圍告潮故書圍

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郈赤謂郈也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掌工匠之官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郈赤謂郈也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掌工匠之官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謝其愛

不與其死也是倒裝語言與其見殺於郈人不如易郈人於齊只要郈在

言非徒得民且又將得齊地

僞爲侯犯侯犯故宿國

言禍甚易去禍甚難

郈之叛州仇致之故以州仇敘起

賤隸殺公族大夫于朝人授刃劒當以鋒刃自鄉而授其鐶使之故叛而以武叔之命故叛而以圍告潮故書圍

入心之機變極矣春秋安得不流爲戰國

叔孫世有名卿而卅仇弗類於此已見一班

訓之而責　犯殿每出一門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懼典守之臣以失甲受死故使犯毋速行必數甲與卩人而後可奔　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識吾未敢以出識申志反　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色主反　而納魯人圍卩林解納魯人圍卩之師　侯犯奔齊齊人乃致卩致其名簿也爲下武叔如齊傳纂疏詭欺詭誣僞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　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國家乎

此爲二子兩圍卩傳　侯犯以不忍殺公若而叛叔孫牽孟氏圍之又以齊師圍之卩終未克也蓋是年方與齊平齊以萊兵劫公屈於禮而止且以三邑歸魯彼豈能盡去其積習哉以卩之密邇於齊假使犯以卩入齊得齊爲助其爲魯患大矣州仇曰是社稷之患信然也不得已委其事於駟赤赤步步瞰犯使犯自請自止自奔赤之意似處處爲犯而犯之自害處處由赤倡險之人得志而傳備載之者見卩非可猝使之叛犯而齊人之甚欲得卩也曰齊使至曰齊有司觀卩則齊已受之矣復點出齊人欲以卩偏魯則齊人之心跡顯然未去齊人乃致卩致者致其容名也然則州仇以私憤殺人釀成事變幾慨社稷兩書闔其罪之深矣

此爲兩出奔傳以宋公爲獵主而郑以地之變獵陪出公之變魋閉門目睡極寫變狀而兩出

宋公子地景公弟變遷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富與公子地有白馬四公變向魋司馬桓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鬣力輒反地怒使其徒拔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舉魋

奔皆由此儲云不請爲迓見請而不聽辰之事畢欲空國以出辰亦地也

馮云齊侯句衍居功武叔不肯一毫假借齊侯以他境視出倣邑武叔以社稷家隸以天下視寡君俱開合入妙

亦有頗焉子爲君禮辟君地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迓求往反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仲幾石彄褚司段子出奔陳國人甲抄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宋公以一向魁而失二弟二大夫武叔聘於齊謝致郈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倣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犹爲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命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所以賜寡君言義在討惡非武叔人品極卑而使齊大見出色是時夫子用魯諸弟子皆在豈受命於言語之科故得此嚴正之論與蓋聖人過化存神卽武叔亦在轉移中

經 壬寅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杜解蕭宋邑疏云前宋萬之亂以蕭邑封叔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復爲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可知故不書叛按此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樂大心名偶同○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叔還如鄭泣

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林解樂大心逐今從辰地以叛杜解惡宋公寵不義內致國患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此合前出奔傳爲一篇地奪君之賜是爲無君奔而待止是爲要君率先而奔實禍之始釋經地奔不與三子並書

也。佗驅世卿。人望所屬。辰以爲吾挾之去。則國人不服。君誰與處。蓋脅君以止二子。因而止已并止地也。然國人聽之。君亦聽之。而三子奔矣。蓋辰主其謀。強之與同。此釋經書暨也。暨者與也。我爲主也。出奔之後。相率而叛。居蕭四年。同惡相濟。則非辰之所能強矣。釋經書及也。及者以此及彼。兩相欲也。大心之逐。由於子明。叛臣在蕭而從之。則亦叛矣。曰入。逆辭也。然非首惡。亦未與謀。憤懣所激。遂入其中。與顯然稱叛者。自別。釋經不書叛也。辰地之叛起於待止。猶自附於親親。公不討蕭。猶未絕其屬籍。非鄭共叔段之比。釋經猶書弟也。而總之曰寵向魋。故也。以發明諸人之奔之叛。皆景公驅之大爲宋患。公自貽患也。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詳說乎齊之後。魯不復與鄰國爭此。孔子用魯勸之以盡睦鄰之道也。

魯與齊平。復與鄭平。於是齊魯鄭衛。非晉之與國矣。叛晉非聖人所欲。而今日之晉。乃大夫叛諸侯之晉也。直曰棄晉可耳。諸侯已怨釋爭。以自治其國。聖人之心也。

經　癸卯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比立。子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壯解墮。毀也。患其險固故。○衛公孟彄帥師伐曹。毀壞其城。○墮。許規反。彄。孟繫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秘。音。○秋大雩。書過。○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閱成公至。自圍成。書至者。國內而成彊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方鯷魯論記齊歸女樂。而經無其文。蓋君大夫自知非義。而史不敢籍耳。定公

周云孟之反謙冲滑羅誠實羅雖不及之反已遠勝于冉猛之言居于殿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郕曹邑還滑羅衛大殿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退於列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素空也寧爲無勇附注滑羅以爲曹國少弱無追兵故言與其殿而空設嚴

首句安頓最好若云孔子將墮三都則叔季之意不著若云叔李將墮則聖人之心不明惟云仲由則兩面皆到

猛寧爲無勇耳不欲虛當爲殿之名也仲由子路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費邑成也強盛將爲國害故仲由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費宰叔孫輒輒不得志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下伐之仲尼時爲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魯大夫下伐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二子句音劬頎音祈

無季孫告季者亦謬也墮三都公室三家皆安而謂聖人以術愚三家者亦謬也

罔上營私之蠹皆可爲急公從義之良而周道興矣說者又謂三都難墮者費予謂最難者莫如成郈宰侯犯既奔郈無人焉故叔孫師至而墮若費自不狃一呼費人從之襲魯費之當墮季孫深知之故亦墮自費墮而費遂不爲魯患若成居魯北境以障强齊絕無稱兵作亂之事又得公敛陽之質以爲之宰故墮郈則一卿帥師墮費則二卿並將至成而公親行所以彈壓孟孫使之必墮何意孟孫納處父之言遂生異志棄君命叛師教先儒謂僖子之未也然挾全魯之衆以制一成子路及申句須樂頎葬當在行間何難克敵顧舍之而還者蓋以懿子曾及門墻詎終頑梗故置爲後圖以俟其自化而惜乎是年孔子已去魯也

經　甲辰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書不時也○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傳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郠氏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嘗斂諸侯以伐晉意茲之策即後人所謂大兵若來吾乘舟入海爲徐福之語耳是貶晉也與

通體只一畏晉意茲之策即後人所謂大兵若來吾乘舟入海爲徐福之語耳是貶晉也與

莊解二君將使師伐晉次于垂葭以爲之援○衛侯次于垂葭以爲公援事相類定公也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行樂此失孔子爲政時蓋此時已服彊都已墮可以及時蛇淵囿今山東肥城縣南○大蒐于比蒲夏蒐非時○比音毗○衛侯書叛惡可知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子○射晉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趙氏曰三晉之形成於此○薛弒其君比○比弒惠公立又名寅○莊解垂葭改名郠氏氏接今山東濟寧州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郠意茲齊大夫○曰可銳師伐河內○按今河南衛輝府治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車告晉數所主反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嘗斂諸

衛十分親暱亦異晉也故經書次

張云時晉人軍政久弛故意茲料之

馮云字字傳輕脫之神

大夫之軒。唯邘。意茲乘軒。言以其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與之寘。而駕乘廣載甲焉。孔疏先駕乘廣于門外。使之上載甲。使告曰晉師至矣。孔疏飲食未終。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寘人請攝。林解比猶待也言待事請以已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孔疏齊侯乃著甲與衛侯共乘驅之而行。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按使告或告皆齊謀也或曰諸大夫始之誤。意茲一言之合。忽令乘軒。衛侯共載。忽而中止。杜注一輕字足盡齊侯矣。齊景於晉平薦女求媚。惟恐其失好也。自荀吳投壺而啓釁。然昭之世。猶未改叛晉。自名陵之役。晉人求貨。大功讓之吳。於是曉然知晉人之將內叛而決意伐晉。當是時晉亂極矣。使其臣將順其美。正賊臣之罪。未始非伯者之師而齊臣猶之鞅也。自古未有政本不立而能立功於外者。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歸告其父兄。父兄皆以晉陽趙鞅邑。五百家在邯鄲。今欲徙置晉陽。晉陽。鞅之邯鄲。午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常爲晉侵。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是故與邯鄲說起。衛之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齊則衛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欲如是謀。而趙孟怒。名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因之。使其從者說劒入。說欲謀叛。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趙氏昆弟也。武生成。成生鞅。鞅生午。午與鞅五從兄弟也。午爲晉之大夫。鞅非鞅之封邑。而午爲晉之大夫。鞅趙穿子。涉賓以邯鄲叛。午不得而私討也。遂役之。無君命也。

晉云此依經以辨理也前叙趙鞅之叛。起禍由于殺午中叙荀范之叛。以不與圍邯鄲說起。未叙趙鞅之歸。以五子之謀說起。界限分明。

此一段雖爲荀范伐鞅之由然却是鞅亂攻趙董安于臣敘五子同謀

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姻父曰姻荀寅吉射女聚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按將作亂是安于所聞之辭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以我說吾國若討可殺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范氏側室子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不信韓起孫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魏舒孫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故五子范皋夷梁嬰父知文子韓襄子魏簡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按荀躒其

荀范能用高彊之言則鞅未必不逐

范爲一氣是伐衛范之由

篇中二氏之叛處處明寫鞅之叛處處暗寫疑傳者與趙氏同時難于顯言然其意未嘗不明晰于前後句中也

書沈之河今三至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釣矣請皆逐之并請逐二子爲歸鞅地也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二年齊魯遂適晉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知韓魏家知韓魏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歸義晉事至此而知韓猶能假君命以逐荀范國人助公則威權尚可急收也韓魏以趙氏爲請按韓魏之請荀躒無異議早受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於公宮傳錄晉衰亂所傳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不復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

或曰鞅避難晉陽子以叛書誅其心也非也趙鞅入於晉

陽以叛魯史以晉告書聖人仍其舊文而已名在諸侯之策歸晉啟名志父一則以示煎洗自新一則若爲兩人以蓋其逆節孰謂當時不以鞅爲叛哉傳歷寫鞅叛君之實衛人以五百家賄晉已實郤鞅欲移之晉陽是皇父之向也前此郤盈殺有罪之郤勝晉猶殺盈況鞅殺無罪之大夫始禍實自鞅也斯時二子之討趙氏蓋已請命於晉侯何以見其請命也下文荀櫟曰三臣始禍獨逐鞅刑已不鈞誰逐之誰刑之請於晉侯可知矣奉君命以討專殺拒卽爲叛何分先後使鞅眞無罪則黨於鞅必爲之雪其冤肯云三臣始禍耶又何待入據晉陽公然拒命而後爲叛耶故傳不言二子圍之而直曰晉人圍之討賊之義

也至五人合謀思得范中行之位告之晉君并逐二子是舍晉陽而討討晉陽者也二子悍然伐君戰敗入公邑以叛至是范中行始以叛書其叛其入實鞅倡之耳晉侯方聽荀范以逐鞅又聽韓魏以歸之操縱一制於叛臣國非其國矣而趙鞅於是有討賊之名晉陽卽晉也書歸於晉如敵國然叛也則非晉臣書晉趙鞅以其歸也賀景瞻云晉於是以國授賊臣而腹心之疾不可爲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史魚音秋）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

文子公族大夫富所自有而泊然寡營故不取之名聞於列國或謂夫子因其

富而疑其義然後取將謂文子有不義之取乎

文子之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與禍難測。義史魚之爲文子謀。勸之歸邑于公。散積于衆。即戌不亡矣。與禍邑。歸邑于公。散積于衆。即戌不亡矣。

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黨。宋朝之徒。夫人恕之曰。戌將爲亂。爲明年戌來奔傳。歸義宮闈之中。不與外事。戌將爲亂。何自得之。

以文子之賢。富猶足以禍其子。況其他乎。以戌之驕。自足以亡身。況加以富乎。雖然。戌以將去夫人之黨見逐。猶有文子之風焉。

經　乙巳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莊解。趙厲孫。○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卽師滅頓以頓子牂歸。牂。子卽。○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戌。本義一國而三大夫出奔。其國可知。○五月

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莊解。按於越。越國也。帝少康之少子。封于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檇李。今嘉興府有古檇李城。闔廬卒。子夫差立。○檇音醉。魏郡有牽城。接故牽城在盧氏縣西南。濟縣之北。林解。齊魯爲會止此。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曹○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石尙。天子之士。賑。祭社之肉。盛以賑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發微。魯未嘗助祭。歸賑非禮也。林解。周魯之交止此。○冬。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市軫反。

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北蒲。張注。蒐而郯子來會。此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于三家也。郯子來會公。會公于北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曜而城二邑。此年無冬吏謁文。經筆一時城二邑。民勞甚矣。接二邑。今山東莒州。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莊解。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終史魚之言。詳說。衛靈不君。前子不婦。公叔戌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公

知趙構禍梁嬰父爲之

三大夫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按傳見晉卿分晉。盡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

文子曰晉國有命趙孟乃曰主命幾箸相對

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孔疏安于請先備之。孟不從。安于之謀。國人聞之。嬰父忌其知謀。假此罪而得還。不敢違命。故安于自縊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伯。荀躒從趙孟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

趙孟之儺范氏以執宋樂祁始也。中行爲范氏之姻。故并逐之。鞅之儺知氏又以殺董安于始也。安于之死見當時私門有士。公室無人。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名陵之會。未聞一矢加楚。而頓與胡相繼就滅。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高氏曰。衛靈沈耳於閨。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國聽之也。

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按吳地。蓋吳師未入越境。而句踐禦之也。季彭山謂實越伐吳。非也。句踐常子。允常子。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補正傳氏曰。禽。如鷙鳥之發。急持以衡其陣。陣堅。不可動。微哉兵乎。句踐知兵若此。前公攻堅奇計。儲云一屬目而師敗君傷。

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以劒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

而夫差藐視之天奪其鑒矣

周云屬目則心動心動則陣動不患其整

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敢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大夫。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失屨。嫉浮取之。遂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大差。闔閭子。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智說復讎之志。豈有間斷今必待人提起他意思。當時已有。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元年。則斷處所以。終至志滿。爲越所滅。

春秋之季。戰陳詭計。愈出愈奇。吳越橫行。當之者雖君不免。以視韓厥之攝官承乏。鄉至之免冑。趨風猶古道矣。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即奉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世學范中行。皆晉大夫。范季氏之黨。昭公因之不復者。故季氏德之。析成鮒。小王桃甲。中行之黨。

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聞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

范中行伐趙氏不克而伐公宮。連齊衛。結戎蠻。以傾其故國。此晉之賊也。不曰趙鞅圍朝歌而曰晉人討賊之義也。

齊魯宋衛。方謀救之。何哉。士鮒奔周便中。趙鞅所忌。此爲。

禮義消亡至此盡矣

衛侯爲夫人南子。宋女。名宋朝。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犬子蒯聵。靈公太子。獻盂。邑名。於齊過宋野。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盍歸吾艾殺。殺。喻宋朝艾。老也。音刈。大子羞之。謂戲陽速。家臣。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犬子。犬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太子色變。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知其欲殺己。曰。

馮云太子有幾諫號泣之法無制刃洒恥之法

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夫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不必信言使義可信以信義也不必信言二劉謂蒯聵弒母之說南子誣之也甚是近情諸儒多從之而汪環谷云蒯聵於人倫天理澌滅幾盡恥南子之淫行欲殺固有是事竊以爲卋有子貢聖門高弟也如蒯聵之殺母與申生之弒父同誣本無罪而被逐其子拒之不許反國雖五尺之童亦當切齒而賢人顧遲疑不決必質之聖人始定乎而子路且爲輒死也誠以得罪情真嫡孫當立不能無疑似耳夫子不爲衛君豈爲蒯聵乎觀蒯聵

周云若殺夫人將以余說此事理無可疑者爲人所作何事而敢譖生乎

所爲非復人理羞憤所激遑其匹夫之勇禍卽及已不遁出奔此其志也復奔宋者觀野人之歌意者南子之行宋亦醜之乎且春秋獲罪大夫往往奔於讎國如夫槩王奔楚者甚多無足異也噴本世子書世子紀其實也且以爲靈致之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終景王言籍父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范氏者鄭助范氏故并敗百泉衛地按今河南輝縣西北

合四家之衆以伐范中行安得不克范氏不用高彊之謀而彊身與共難可惜也籍秦嘗爲趙氏圍邯鄲今從范中行可知當時已與成謀矣此又補前傳所未及

經　丙午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杜解不言所食處卑死重也集註魯不）卜牛當郊牛死廢牛可也改卜牛是違天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書過戴義魯之僭郊自僖公始蓋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然魯先公猶畏天故因災而不郊者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雖天災亦不知畏矣○壬申公薨于高寢（寢宮名不於路）○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不果救故書）○邾子來奔喪（諸侯奔喪非禮）○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晉人辭之不敢以天子自處而魯安然受邾滕二君之來）○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邾鹿其邑）○邾子來朝（解邾子益來朝者之贊）

傳　十五年春邾隱公（杜解邾子益）

董次公曰此子貢神明之識故毫髮不爽

高其容仰公受玉鼻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忘已亡矣（嘉事朝禮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鼻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爲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子貢之言乃私議乎（提出禮字正非術數之學）

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停（取也）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楚之深仇者吳也而吳强楚不敢伐以吳子入楚者蔡也蔡猶足守國亦未可伐惟唐最弱與吳入郢即滅之而頓

而胡嘗與名陵之會者故前年滅頓今年滅胡而吳則終楚之世不敢問何嘗有報讎雪恥之心哉利人土地而已忍哉子西身受亡國之慘而施之於他人也鄙哉子西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也聖人所以置於無足輕重之數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徵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上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趙木訥曰定公承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攬國柄親盟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賢於昭公遠矣一用孔子齊人來歸侵疆惜乎用之不久也孔子行而三家復張

鄭罕達（子羔之子）敗宋師於老邱（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老邱宋地按今河南陳留縣北）齊侯衛侯次于邊（罕達謀救宋也）

趙木訥曰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以觀望於二國之間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補注〕定公未葬而夫人卒喪禮不成故不赴諸侯）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若汲汲於欲葬）

雨甚水至不可卽土明日乃葬傳所謂禮也穀梁云喪不以制言國君之喪宜無不備雨不克葬議其無備也然卽有備而泥濘將事寧緩焉爾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補注〕二傳謂定姒爲哀公妾母非也定公夫之謚故不嫌與襄公妾母同謚如亦妾母不當復謚定矣）

魯夫人卽妾母亦別爲之謚非禮也然君主之權在上也定姒哀公之適母無謚從夫之謚禮也然其時方治定公之喪於姒不成喪事皆荷簡卽以公之謚爲謚而不必異議權在下也考曾子問所載父母並有喪先輕後重其禮甚詳姒距公卒六十日何至赴同祔姑衆未有聞而卒葬不書夫人小君蓋其受制於季孫欲盡人子之禮而不能也君臣之際已基於此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卿其不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漆邾庶其之邑今城之張氏曰謀伐邾也

讀左補義卷四十六終

讀左補義卷四十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埴

哀公一 陸曰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以敬王二十六年卽位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經 丁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杜解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書過也不言楚封之○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所食所食非一處纂疏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不孝於親郊之祭喪者不敢哭因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藏事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秋齊侯衛侯伐晉纂疏著魯之絕而受兵也孫何忌帥師伐邾按方云定公之時叔季困於家臣不暇陵弱暴寡至此內難平而無故伐邾矣

不報吳而報蔡子西何嘗知復讎大義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杜解在定四年）里而栽（栽設板築爲圍壘）周匝去丈（夫猶兵也附注劉炫曰夫丈夫也）高倍二丈夜九日（注劉炫曰夫役屯聚晝夜不止）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爲壘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別也男女各別辨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按男女以辨是在江南吳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吳師還蔡侯自是固守不屈故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按男女以辨是在江汝之邑當賊衛者非蔡舉國而降也蔡侯自是固守不屈故又請遷於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爲明年蔡遷州來傳）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胡傳謂楚入復讎非也子西之圍蔡利蔡耳利蔡何以不滅蔡秦墻之血淚未乾封豕之鷹食再至其何以禦故欲苟而又吐之蔡君死守不屈不等於忘親而事讎者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太湖中椒山（按今在江南吳縣西南）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會稽山也按今浙江會稽縣東南音醉）

三語提起重在去疾

命云國滅而復興者多矣單舉少康以其爲句踐之祖也

繒縣東南（繒食亮反）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允反會古外反）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寒浞子封於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二斟夏同姓諸侯襄五叶反浞仕捉反）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斟諸林反鄩音尋）滅夏后相（二斟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少康爲仍牧正（牧官之長）恭（音忌）南虞城縣有故虞城）爲之庖正（掌膳羞之官）以除其害（賴此以得除已害）虞思（虞思有虞君）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虞邑按虞城縣東南有故綸城）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始（兆其謀始四年傳曰靡自有焉氏牧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二國之職）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候也）使季杼（少康子后杼也）誘豷（澆弟）許器反）遂滅過國戈（豷國名戈兵也）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附注）謂能復故業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爲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親）所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壞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附注已語辭）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地）爲汙池十二年越入吳起本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同故復發傳（嫌夷狄不與華

叙事兩層提起見吳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越有束手待斃之勢操縱之權全在於吳望溪以子胥之諫當從父讎上立言不應泛用過澆不知傳先叙因太宰嚭以求成吳子將許之二語則斯時復仇之說早爲宰嚭掃去矣夫差亨智自雄侈心莫遏以爲伯功不難立成而報讎雪恥指老生常談也觀將許二字越之成已什得八九子胥之諫先破其恃强易敵之心故不就道理言專以利害論以過與少康對勘安知越之不大以伺踐與吳對勘可知越之必與況與我同壤有利必爭世世之患一時剪絕求伯之道莫先於此說到周衰日可俟隱射夫差不德必爲越治無一語不是對症之藥又點出仇讎寇讎加一世字隱與殺父一呼激動而不從者以嚭先入之言百子胥不能奪也退後之語亦欲夫差聞而感悟豈自神其先見哉　吳入

鄙而定楚周室之大功也不能不過一救蔡而已矣吳入越而殺句踐天下之大孝也不能不過一勝越而已矣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邾鄆圍五鹿（晉邑趙穿以邾鄆叛范中行氏之黨也）景公助范中行以叛君助輒以拒父故身死未幾而陽生篡國陳乞弒荼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黨謂黨而立不知所從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不左不右）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吳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草也）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草之生于廣野莽莽然故曰莽）艾（魚廢反暴步卜反）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逢滑之言似矣然吳脩舊怨而楚不敢救也六年又伐陳昭欲救之道卒陳乃平於吳嗣後楚惠連年伐陳終滅於沈諸梁之手叛楚固滅事楚亦滅豺狼其可暱哉傳蓋深惜吳之不能仗義恤民以定楚致小國之受其搏噬也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孔烝鉏曾孫）鮮

處說　實說儲云于古與亡以此決之不爽銖黍

虞人伐晉取瑕。而魯師不書。非公命也。

齊景惑於權臣故以之納魯君則懦。以之助叛臣則強。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器不彤鏤。刻畫也。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一篇之綱或疑竟不照應。不知我子常易之已將敗。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疾疫。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非常食。分。猶偏也。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爲高曰臺。有木曰榭。附注所次止之處。有游觀之樂。宿有妃嬙嬪

不相睦語是不書命也。

大夫皆懼即是相睦一心。闔治吳患可已。況吳不必患乎。闔手恤吳矣。

鍾云此一段便是夫差定案

方

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曰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爲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此亦從民上剂決興衰。與前逢滑之言相合。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千古用兵之炯戒也。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范中行氏前圍趙鞅。討賊之人也。今乃爲賊矣。鞅前爲賊。今奉命討賊矣。

經　戊申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杜經邾人以賂。取之易也。漷火虢反又音郭。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劉傳易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隱之。仲

叔成之季汏自謂衛君也按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孫出○甥立○滕子來朝○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在戚城南○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緩○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以自遷爲文○杜解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東沂西皆近於費季氏所利也季之不盟黃若晦曰亂世之人行同禽獸孰得而知之哉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子鄖也御公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無大子鄖蹟奔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鄖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服虔云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鄖爲大子鄖蹟奔君命也對曰鄖異于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杜解靈公沒時我在其左若有之鄖必問之言當以臨沒爲正且亡人之子輒出公靈公蹟之子輒也非靈公意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右而使犬子絻始發喪之服疏云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此用麻布○音問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人衰

此深罪出公之拒父也開手便見靈無立輒之命馮云文無一字寫輒如何不是而意無不躍妙絕

叙鄖之讓輒反照輒之拒噴人戚詭計由於陽虎然輒拒父不得入國已在言外

晉獻甫卒稱兵入晉逐奚齊卓子而奪其國尚可以爲人子乎而況有罪之荆賵也或曰荆賵其父也則又不然輒之讓於未有國之先輒讓其父彼欲弒之夫人其從之乎國之三揖無異議乎輒如不立則公子黙無非君也或又以立郢而爭可已則亦非也賵不有其子何有於弟郢立猶輒立也郢以爲莫親於其子其子富且貴賵之所欲也因而消其貪暴之心而併欲奪其子郢不及料也執之納非爲賵也衛從齊命屢救范氏大不利於執賵立衛爲執之衛矣故賵奔宋而執自宋要而納之也或又以爲發喪行服賵尚知有父夫父死而縗人子之常重耳出亡累

經僞自衛逆者（按許爲衛人逆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鄭昭入國稱世子以告諸侯而經不削者以國爲忽之國而非突之所得據也趙鞅納荆賵亦稱衛世子而經復不削者以國爲荆賵之國而非輒之所得拒也或曰賵無父之人也恐非鄭昭之比曰聖人不云正名乎靈曰余無子荆賵不得爲靈之子輒安得爲靈之孫然而輒之立則曰嫡孫之故也輒之爲嫡孫以其爲世子之子也安得謂荆賵之非世子哉賵爲世子則國爲世子之國而嫡孫其攝也輒安得而有之而拒之哉故夫子於衛事必以正名爲先也然則荆賵之爭國是歟曰觀之晉恭世子矣無罪被讒不亡而縗君子猶以爲甚其父之惡也浸假出奔他國

然線經之中乃爲哭門而後綯則右河而南皆平居服也
然則夫子於鞅之不義瞶之不仁皆未嘗深求而獨蔽罪
於輒何也曰立萬世之常道也瞶之罪天王罪之靈公罪
之卽國人罪之無不可也俞曰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而
輒不得以無父罪之而不父之書曰納衛世子蒯瞶於戚
猶言納衛君之父於戚爾夫聶殺其子而天下養繇硕於
君而配於郊春秋弒逆不責其君天下豈有負罪之君父
哉傳明寫蒯瞶卽暗寫衛輒言世子寄迷而行哭門而入
倀倀無以至國都而寄栖一邑皆輒距之而使之然也而
輒之罪不勝誅聖人以有罪之蒯瞶同於無罪之鄭昭而
萬世父子之常道定矣

輸粟以濟范趙氏全神在范而不在鄭也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罕駟宏達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鞅車不足制鄭以兵車之旃與罕駟兵車先陳旃車益其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晉師伐齊使乘車者左實右僞分以兵車之旃亦此意設旃於車多必懼附注杜解未暢襄十八年故懼其多也於是乎會之戰會合必大敗之從之下戰龜焦不成樂丁晉大夫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雅詩大謀惟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也故兆始納衛太子卜得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其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

從之之後下文更不須照應此史家常法傳如此類其多備同人刪去全昧傳意

誓師極苦懇然屢提君命連自己賞罰

亦聽於君所作雞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都艾魚廢反謂大奸假忠也或謂其無君命蓋前命之討賊即此戰雖已私仇不得謂不奉命也

隸圉免去厮役志父無罪君實圄之志父已事濟君當圖其賞疏云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鞅仍書趙鞅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三重上公五重屬辟夫一重按陸云棺用雜柯之木桐木易朽孔子制於中都棺四寸槨五寸云桐棺三寸示罰也屬次大棺也辟棺也槨棺也音郭天子之棺四重合水牛四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爲一重辟爲二重上公革棺不被謂無水牛革以爲三重諸侯無革棺屬與大夫再重大夫無槨惟屬與大棺爲一重士一重大棺爲再重大夫不重今云不設屬辟爲罰亦僭禮也屬音燭辟音壁周禮家人云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下卿之罰也罰所以能充敵甲戌將戰郵無恤王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鐵卽名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

太子投車趙羅店作與怠奪旗良善御彼此映照

太子晉師云晉君不能使執討之則抑君媚臣全不知有大義

巡列曰畢萬晉獻公卿匹夫也七戰皆獲有功有馬百乘死於歸下言得壽終繁多御趙羅宋勇爲右三晉大夫羅無勇麋求縛也麋剛隕反之吏詰之御對曰疾瘧疾作而伏詩占反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蒯聵襄公之孫愚按太子提出三祖隱見統緒歸已然人有疾痛未嘗不呼父母也而聵但言祖者釋君助臣名勝鄭聲公名亂從爲從於亂附注與昭五年定公名使亂大從義同晉午定公名在羅不能治亂使執子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特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孔疏言士乘無令以集也集成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乳疏言已不敢私請命傷損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也踣于車中獲其纛旗纛名旗飾芳恭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北猶獲羅按羅雖反

曰可矣非喜勝鄭喜范中行飢不能守滅之必矣

鄭人擊簡子之上暗藏陽虎兵車先陳事鄭師之北與大敗俱跟此來前既云從之故此不明叙

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簡子喜曰可矣佞今更勇傳傻

簡子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言知氏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按知氏指荀躒也躒方爲鞅仇二氏而鞅并仇躒矣初周人與范氏田大抵由于與田之稅周人所趙氏得而獻之得龍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纛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爲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在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靭將絕吾能止之止使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靭皆絕材橫木明細小

之妙汪云補寫郵良恰與兵事先施駕而乘材以行兩靭皆絕以明前之不絕皆良善御致之也

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按材即軓銜以駕馬者簡子太子之功上已叙明郵良之善無以見故傳足此二語言馬方此爲戰鐵傳前是前躓賴鞅之納至此鞅竟得前躓之助然其狡謀總由於陽虎卜戰以上統冒全篇范氏居朝歌齊輸之粟鄭以兵送助臣叛君罪無待言而鞅思遮而奪之卜戰以下一路倉皇禱神一段歷呼三祖抵死向前而此時陽虎安然不動聲色於是鞅用虎策施車先陳鄭人一望悚懼太子乘機相助竟獲子車之粟夫以陽虎主謀出奇啊嚇猶且鞅踣車羅見獲可見晉材實下既戰之後事定功成彼此誇詡而發縱指使之陽虎依然不發一言以見晉之卿御衛之大子皆瑣瑣細人其不爲盜玉之虎

奪旗之厄冷齒也幾何矣　鞅本叛臣而韓魏請之歸瞱本逆子而志父送之入交相爲用傳所深惡也故特於無字處極力表揚陽虎前篇用明寫此篇用暗寫蓋彼所侍以獲勝者卽吾夫子之所謂盜也此傳之意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於吳申侮故困聘以說不時遷之爲吳而遷墓遷於

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

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鄭氏曰楚蔡先君之讎也而駟主於

之中興而戕其陪貳故失楚其戮也宜然昭公不能如少康

人心盜發而莫之拊也

蔡之遷避楚也吳欲其近已不爲楚滅耳故經以自遷爲文而不責吳哭而遷墓是說蔡侯然其時臣民流離播越男號女啼景況凡宮室墟墓悉爲屏棄此仁人君子所盡

焉傷心者也凡前後遷國皆作如是觀

經　己酉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許氏翰曰晉以君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之將亂也臣稱兵而齊爲臣圍父君子是以知齊

辛卯桓宮僖宮災壯解天火曰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按今山東沂州北有開陽故城

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公子駟之黨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卒子悼公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傳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壯解鮮虞

荊瞱之於輒也無論子不克讓卽讓亦不可以受國輒之於荊瞱也無論未受國於靈卽受國於靈斷不可以拒父

只求援中山一語而輒罪不勝誅

斯時諸侯可以正輒之不當立而不可輔蒯聵以爭衛之臣子不妨爲輒迎父而必不可爲輒拒父聖人至此有不忍言者故前以執主兵令以齊主兵若曰父子天性而殘忍至此由不明大義之隣邦助之也

周云此爲桓僖災傳人知桓僖災因司鐸火而及而不知司鐸火正爲桓僖生也識此可以論天道

夏五月辛卯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越宮而至廟救火者皆曰顧府爱財南宮敬叔南宮閱

又云舉國紛紛總無人談及桓僖而前知不爽者偏在未至火所之孔子其乎

至命周人籍之官出御書進於君者侯於宮使待命曰庀具女

而不在死子服景伯子服何至命宰人冢宰之屬出禮書以待命命

不共有常刑待求之命校人掌馬乘馬使四四相從巾車掌車脂轄百

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爲備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之備蒙葦公屋以濡物冒白大公屋

爲濟濡解從火氣而爲之備

周云此爲桓僖災傳人知桓僖災因司鐸火而及而不知司鐸火正爲桓僖生也識此可以論天道

又云舉國紛紛總無人談及桓僖而前知不爽者偏在未至火所之孔子其乎

二字無限包括悠然自會

馮云一聆字將天火之幻之孤逆一筆勾出又若救火者皆曰顧府于五至字前托起一層已是洶洶然後連片寫五人分頭指揮人聲愈急火勢愈猛

汪云五段長篇疏晉悼公朝於武宮頌公獻俘於文宮親盡不毀之廟無短各變而起國無之故特書桓僖災以示戒

廟始外內以悛次也先尊後卑以七全反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

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公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闕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疏云象魏是縣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也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之後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瀋尺審反於是乎去表之稿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稿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服虔云季氏出桓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也

魯秉周禮士大夫莫不浸淫於禮教惟平居無事溺於人欲全不見得天理至倉皇急遽時轉覺本心發動燭理至

汪云五段長篇疏晉悼公朝於武宮頌公獻俘於文宮親盡不毀之廟無短各變而起國無之故特書桓僖災以示戒

整治散之法景伯段獨詳總貫上下是中總外分之句不變是以

明如救火一事從學聖人之敬叔固首出御書不至典籍灰燼而子服景伯先出禮書事事周詳文伯駕乘桓子御公輕財重人而急舊章富父復道還公宮一時倉猝衆口紛呶而輕重得宜處置盡善嚴以御衆併力齊舉總無有顧及私家者卽此見禮教之邦信義之未泯也　先儒於桓宮僖宮其說不一杜氏云桓僖親盡而廟未毀辨之者曰諸侯五廟大祖不遷其親廟四親盡則祧但祧其主非毀其廟也公羊乃云毀而復立則春秋如立武宮立煬宮皆書於册豈有新立桓僖二宮而不書之理毛西河因謂桓僖之災災其遷廟也引曾子問爲證然亦不可通天子之制七廟祧主皆藏於太祖之西夾室及立文武二世室於是昭遷於文世室穆遷於武世室無所謂遷廟也竊謂魯制亦當倣此周公稱太廟伯禽稱世室羣公稱宮則祧主當藏於世室矣曾子問曰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遷廟之主卽祧主非別有一遷廟也藉曰有之則羣廟之主當聚一廟何以桓僖二主災而羣主獨無恙乎竊意魯親廟四惠公居昭隱公居穆桓公居昭莊公居穆閔公卒則閔居昭也已升桓而祧惠至僖公卒序當居穆文二年縱逆祀遂以僖居昭而閔居穆焉此桓僖二主各居一昭之始也自此政在三家以桓公爲三家自出而三家之立由於僖於二宮加厚焉故桓僖二昭廟不祧名爲桓宮僖宮而後來昭列親廟之主皆祔祭此二宮遞祧

遹遷而桓僖之主不動非禮甚矣祖孫同宮既失之瀆親盡不祧又失於誣此夫子以爲災必桓僖二宮也陸貞山謂武宮殤宮亦親盡何以不災意者桓本弒君僖爲逆祀又且祖孫同宮更爲非禮乎杜氏所謂不毀者卽不祧之謂非謂二宮不毀別建二廟以處後來二昭也桓僖之廟同在昭列故延及之此又二主各居昭廟之證也

劉氏士周卿范氏晉大夫世爲婚姻襄宏事劉文公爲之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范氏者齊也衛也而周無聞焉周之六月癸卯周人殺襄宏終違天之禍

全謝山曰當時之助范氏者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逼問往來而已趙鞅不能得志於齊衛而守府之周敢從而討之是力亦非能以兵爲助者也

一討字趙氏罪不勝誅恨血千年十中碧

鞅之悖更不可問也

傳謂周助范氏絶無其迹襄宏素明大義其肯相劉以助范哉特以定十四年士鮒奔周又周與范氏田遂以爲周助范耳嗚呼宏躬事劉文從敬王崎嶇歷二十餘戰卒之城成周乘機殺子朝而王室定後儋翩再亂又與劉恒再定王室二百四十年周室絶少此臣也乃事定功成身已耄及忽死於叛臣之手幸而殺宏以說不然則晉陽之甲將直入成周通天之罪尚何言哉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桓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言若生男告女也則肥子康也公而立之公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

無死二字出桓子之口自明其生前恩寵深望其

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劉義正常知康子之功能奪嫡而憂南氏子之不全也）康子請退（辟位也）公使共劉魯大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名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傳脩言季氏家事）

此著康子奪嫡事關鍵在康子卽位一語桓子初未嘗立肥也當待南氏之生卽位未晚而父死據位則殺孤布置已定此時正常固所深喻故告而奔名之不反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范中行所在）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北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己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惡范氏而殺其族言）

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士皋夷周云朝歌邯鄲相爲掎角攻此則慮彼使歸一處則一舉可殲也）

皋夷無寵於范氏與鞅合謀而以范吉射之處許之既而范氏奔鞅據而有之遂殺皋夷

經 庚戌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社脫賤者致稱盜疏云宜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昭侯高祖而元孫乃與同名二申必有一誤發微責蔡之臣子不能扞難也）子成侯卽立蔡公孫辰出奔吳弒君賊（弒君賊之黨）

○葬蔡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音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也赤本屬楚故言歸公羊其言歸於楚何京師楚也）

○城西郛魯（郭脩）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戒亡國方解馮荊南曰記稱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據公穀二傳恐非先王之意也程子謂亡國之社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亦無所據魯有亳社以國都因商亳之民以封魯則其地舊屬蜀實殷墟耳炎隊壞接左傳殷畿可知矣又諸君子立於社宮謀亡曹則凡社皆有宮不獨亳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虞毋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

泛云如墻與門之相映執弓而先見衆猶不進也極寫鋤之忠勇

昭公以亂故是○葬滕頃公以緩○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杜解音懲蓋楚言疏云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承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孔疏凡而卒陳傳傳字與耳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翩（傳見）守其門○文之鋤○蔡大夫○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墻俱進）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音盜）鋤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補注以盜赴故殺翩不告）鋤遂殺之故逐公孫姓公孫盱○卽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霍賀景瞻曰書殺蔡侯與戕鄫子同皆非本國之人也非楚之刺客卽吳之奸人○

蔡求遷於吳昭侯意也公子駟阻之故殺駟以說今距遷州來止一年必無又遷之理其如吳或拜遷或往朝諸大夫何必以又遷爲恐卽恐其又遷弒之當與翩合謀何以如墻而進反共殺翩皆必不然之事也經不書弒蓋蔡之公族仕於楚者楚以蔡貳於吳使翩至蔡適蔡侯由國門翩請見遂射殺之如邾人之戕鄫禮至之滅邾是也既殺昭乃揚言於衆曰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使我殺之耳蓋卸罪於諸大夫也承楚聲也傳點一承字知翩久仕於楚習其方言而弒昭之爲楚人瞭然矣公孫辰者或翩主於其家或與相善恐禍及而奔然不奔楚知不與殺申之謀也公孫姓卽前此奉晉命滅楚與國之沈者久爲楚所惡霍姓之黨也蔡既討翩閱月意者楚人來討逼令殺二子以除其所惡歟誅盜不書畏楚不敢告也蔡連年放殺大

楚之强晉實成之故被罪趙孟

馮云四致字統是一片詐謀前兩致是蠻子之邑

夫至於五人皆公族也衆叛親離誰與爲國

昭侯以吳師報祖父之讎又不甘事楚轉求郤於吳遂爲盜所殺其志可閔矣文錯以身率先賊遂授首其忠可以報昭侯蔡自昭侯後絶不見經傳至春秋後三十二年方爲楚併可知蔡君臣猶足以守其國而不比陳之忽諸也

夏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囚蔡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負函楚地按今河南信陽州）販普版反致方城之外於緡關（緡地）曰吳將沿江入郢（逆流）沿析（音素）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霍皆蠻子之邑）單浮餘（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先詐其民以圍蠻後兩致雖以東至陸渾（司馬販起豐析與狄戎豐析皆楚邑按豐是與晉合詐南析今淅川縣及今河南淅川縣西以俘蠻寫得內鄉縣之西北境以臨上雒東按山在上雒東南雒縣按今商州東南補正發二邑無所不用其詐而曩時假信假義之風亦蕩然

晉代楚用詐奇矣販更拾二以脅晉人

晉人之餘詐尤奇而蠻無賴邪得不思入郢之子胥

陳云鄢陵之役蠻與楚嘗合兵擊晉是有功於楚者

河南山北自上（司馬販起豐析與狄戎豐析皆楚邑按豐是與晉合詐南析今淅川縣及今河南淅川縣西以俘蠻寫得內鄉縣之西北境以臨上雒東按山在上雒東南雒縣按今商州東南補正發二邑無所不用其詐而曩時假信假義之風亦蕩然）

晉人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補正晉大夫字陰地者）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遍於少習以聽命

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中行寅（未寧時有范吉射之難）曰以地陸（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且將爲之卜城蠻子聽）渾（者）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按今淅州縣西南有三戶城）司馬致邑立宗焉（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晉楚之執政趙鞅子西也乃謀北方子西謀之也而聖經

專罪趙鞅只必速與之四字畧楚罪晉之義躍然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高偫弦高偫帥師伐衛救范氏庚午圍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晉邑按今直隸臨城縣東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今山西黎城縣東北俗名吾見峪鄗呼洛反晉地按欒今直隸欒城縣及趙州北鄗今柏鄉縣北逆時今完縣東南壺口晉邑也弦施晉邑按今直隸唐山縣西有柏人故城陳傳見諸侯多救荀范且爲伐鮮虞起

諸侯多救范氏雖諸侯之名義不足以服人心也

經　辛亥五年春城毗社解備晉也○夏齊侯伐宋簒毓景公忽伐宋曾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凌弱故托是討之以圖伯歟○晉趙鞅帥師伐衛宋鈔鄭衛黨齊爭的范中行復則晉

服齊而齊伯矣鞅仇范中行納荊璧璧居衛則衛德晉而范中行無所恃矣○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子荼立○冬叔還如齊集注使卿弔且會葬也○還音旋○閏月葬齊景公按陳氏云喪不紀閏閏月葬非禮也然陽生何足罪爲後世立法耳

傳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社解范使吉射公家之事好不及公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齊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爲吉射戰死王生之舉讎柳朔之死義皆不負其心○范鞅受魯意如之賂昭公客死荀寅求貨於蔡昭侯所以封殖其家爲子孫利也轉盼而鞅子奔齊寅及身亡命所

積子女玉帛安在哉
公室無士

柳朔爲范氏死亦可知私門有人

張西銘曰晉定孤立於上臣交爭於下專殺專伐其罪均也晉陽近晉地險兵强據之足以要君朝歌遠晉僅能自保執之黨盛矣以擅兵逐執之罪歸於寅與吉射而執借晉陽之甲反名爲除君側之惡故得傲然而出怡然而入也執未叛以前執晉政者六家既歸以後執晉政者四家漸併而爲三春秋始慮晉卿之多今又慮晉卿之少也愛憎自執晉定何知視荀士之以貪亂政又加變矣士執荀寅竊鉤者也趙執竊國者也

夏趙執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名爲納職實爲范氏傳有以知其心

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未冠而死諸子之號

子荼安孺子音徒雙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此言衆大夫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張立荼寅羣公子于萊鄙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卿謀蓋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此言荼之不足以主國也諸大夫惟恐立荼而公謾辭拒之立荼而逐羣公子大倫不正何以協人心萊人之歌言

貪人也亦淺人也殺其身而已

羣公子懼懼無所之見民情屬於羣公子而不在茶也故國人知陽生之入而不言或謂莱人爲茶危之非也鄭駟泰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子產子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壅詩大雅攸所也壅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泰違商頌故受禍

經　王六年春城邾瑕（杜解備晉也纂疏邾瑕如魯濟之類魯南書城止此）○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輯傳齊逐之如輕兵國本托國非人之戒）○叔還會吳于柤（本義柤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方解以號舉者史抑之魯史每進楚而抑吳）○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十卒子惠王章立）○齊

語提破

周云彼此原有疑忌之意而用此構之語語路虛郤

陽生入于齊（爲陳乞逐故書入）齊陳乞弒其君荼（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公陽生立）○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而書之以爲弒主悼公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悼之未服故伐之又伐之

傳　六年春晉伐鮮虞（杜解四年鮮虞絀荀寅于柏人經筌晉五伐鮮虞而卒不得則鮮虞非弱國也）范氏之亂也（杜解四年鮮虞絀荀寅于柏人經筌晉五伐鮮虞而卒不得則鮮虞非弱國也）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陳盟在昭十三年）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驕傲）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寵也）必福我盍去諸（盍何不也）因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

言言着實以彼激此卽以滅之需疑也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林解謂諸大夫虎很也見我在子乱恐彼令兩下都欲住手不得于小人情狀如溫犀夜燃儲云山魈野狐不毒於此矣陳氏以田舍翕張得國何但厚施

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大門之道昭子逐及高張晏圉晏嬰子弦施來奔施之國人追之國夏弈莒滋不書非卿

陳氏不去高國茶不可弒欲去高國必藉諸大夫之力而高國與諸大夫無怨也云大夫欲去高國而高國怨卽告以高國謀諸大夫而諸大夫皆怒其交關處在及朝則曰以下數語撇開高國就諸大夫之位與之定謀上段一早字下段一先字使速爲之恐遲則其謀破也及至期連自己亦在諸大夫中高國爲之沾然國人追之乞使之也其作用全似楚費無極高國身受重任而夢夢至此　平仲盡心公室深以陳氏簒齊爲憂無字之忌久矣第以素有重名公與國人皆所心服不可逐耳迨平仲卒乞遂借高國之奔并晏圉逐之報從前之積憤除將來之後患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附注劉炫曰再敗謂今戰更敗）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

此以昭王爲上作兩截看是歲也上爲正叙下爲追叙四事兩兩相配至死生不貳乃見全

身本領
帶叙子閭

名言
汪云切身字發論

齊桓晉文不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陳地吳師所在按今河南項城縣境）卒於城父（今河南項城縣境）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黃東發曰子西先讓國於昭王昭復讓國於三弟然啓終不取與申結立昭之子亦盛事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不通外使也閉注司馬貞曰閉塗即禮記所云其喪也徐廣曰塗作壁謂軍壘也）逆越女（昭王之子章王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若禜祭（禜祭名）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在楚上唯楚圖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祭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

無愧色卽子產夏郊之對亦未爲知道

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疏云此在尚書五子之歌書無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帥彼天常何下亦微異）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又逸書言信由已則禍茲亦在已按今書大禹謨由已幸常可矣

相舉以來子西但知滅國而不知報吳其去夫差立庭之呼遠矣楚昭以救患之師爲復讎之舉誓死不回可謂大義炳然矣及自知將死以時方多難國賴長君舍子立弟至五命必從後已楚君罕有其匹者若其不忍移疾股肱而慨然於三代命祀不禜不祀眞絕大識見絕大學問春秋賢君當以昭爲第一人也使有賢宰臣以輔之何至僭

王猶夏依然故我哉故孔子於昭以知大道與之而於子西則甚不嗛焉者惜其有君而無臣也史記載楚昭欲川

此雖合傳郤以弒君爲重故處處寫出

孔子子西沮之信然

八月齊鄙意茲來奔高國黨

乞忌高國而逐之若晏則或有父風弦則嘗與共事皆不可干以私即鄙意茲垂葭之役寵以乘軒恐故君恩重不忘孺子傳先著此句見諸人竄逐幾空也所存鮑牧難醒亦醉發蒙振落耳

定於未入之前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說茶弒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名在七月下記事之次詳

陽生鴆而見南郭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且子餘反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

弒茶由乞夫載以試出萊門魯郭門也而告之故闔止陽生家臣子戕知之先待諸外

陽生機智絕人似非乞能欲倒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簡公也處戒之戒使無洩言遂專制不知乞忌之乞養之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僖子乞入之乞立之陽生立則茶必弒而弒茶之謀則又僖子陳氏得衆而不言言陳僖子又令陽使子士之毋妾僖子養之子家為與饋者皆入哭隨饋食之人

入處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大夫盟諸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輈主公宮

筆挾出賊臣作用乃見聖人於戮

之官差鮑牧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听宜叛

鮑子曰子忘君之爲孺子也茶牛

誣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也茶牛見其醉而折其齒予而背之也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生陽生檜首景公嘗衔繩爲牛使茶

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君必不怨鮑子

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亦必不怨鮑子

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

義則進否則退

問則不能無疑矣正是不疑何卜商分事能自決斷而不疑勸行之不服也正是催他下文

竟以弒君爲公事

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地名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實以冬殺經書秋

殺諸野幕之下非諸爰盲淳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通以冬告魯駘他才反

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按賀氏云此時齊君在鮑子掌握執而戮之身名兩安使胡廢置死生在鮑子安號

姬景公安號如嬖邑去鬻姒以安孺子安號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也三子皇公黨臣荼之黨公使朱毛齊大夫

因王豹于句瀆之邱句音鉤說音悅也

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

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也不信羣

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饑荒之困少君不可以訪又有兵革之憂按能容羣臣者謂凡

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悔失

受盟以上是陽生入齊傳下是陳乞弒君傳陽生入齊傳

筆筆歸到陳乞乞主謀也正發明下截書乞弒君之故弒

君之賊名在諸侯如趙盾之弒董狐書之崔杼之弒太史

書之至於書人書國因其來告載於策書聖人皆因舊史

之文以立義若荼之弒由陳乞觀其語語推開字字婉轉

勸其速殺孺子而曰孺子何罪乞肯自以爲弒哉然而史

竟以乞告蓋自崔杼弒君太史死者三人而史闻太史盡

死執簡而往閒既書矣乃還四十年來史以直筆自屬故

景公之世猶有史鰌幾爲梁邱據所殺然則陳乞名在諸

侯者以齊有不避刑威之直史春秋得以據之也公子

比自立命觀從至乾谿一言而散楚衆靈之縊比主之也

故弒君書比陽生立於乞乞能用陽生陽生不能用乞乞不令弒安得弒之是乞主之也故弒君書乞縱靈者觀從即欲殺棄疾靈之弒非棄疾所能代也乞欲弒荼乃立陽生乞之弒荼并不爲陽生陽生爲乞用耳荼之弒非陽生所得代也

讀左補義卷四十七終